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蘇學士集卷十二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　理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卜維吉

謄錄監生臣劉本立

蘇學士集卷十二

宋 蘇舜欽 撰

啓事上奏寧軍陳侍郎

某啓伏自台馭東上頗失依庇傾想恩德一食三起竊念古之烈士身積道義而往往伏窮閻之下棲巖穴之中雖裘葛不完糲糠幾廢亦未嘗造謁有位祈望恩奬顧血氣心膂豈異於人哉且非樂枯槁餓賤而惡榮利也葢以被一顧之厚一言之飾雖没齒不可忘茍不懷

報則夷狄之民也是則知之淺益自負而道勝待之厚
必自傾而心勞非局於險隘禍難溥身不可轉脫又安
肯俛容撙意求出入門下邪舜欽性不及中庸之道居
常慕烈士之行幼趨先訓苦心為文十年餘矣髙位齒
牙之論故不及然未始趨蹌其門闌以翹知己顧材質
雖無似竊以是自貴重焉不幸皇天降凶罹此大酷血
屬百口嗷然無歸瀕於溝壑者數矣始荷髙平侍郎定
其僑居之計未幾而有河陽之行曁閣下開府首傳誨

言嗣頒飢醴俄驅旌旆致奠几筵慰諭丁寧存睠孤苦力斂久要坐變偷風自爾家事細微必爲賙給使舉族免於流轉得專孝思其爲惠淺深以此可見每撫臆論報然後知身命之輕於鴻毛也比者閣下入鎮近輔曾未踰旬而輒辱書教辭旨稠重迥出常節益見大君子始終經緯之至也感中膈塞動成長嗥瀝血布言疏略不則秋夏之會氣候未調伏冀精保寢興輔以樂物哀情不任傾祝之極

上杜侍郎啓

某啓兩獲侍坐輒沐垂譽鄙言承言媿羞黙不敢謝前又數有人言閤下稱道所聨含元賦竊惟大君子奬擢後進故不惜溢言以譽之然閤下爲世標矩人所仰屬坐鎮藩屏列邑承風舉動言論播爲儀法若舜欽輩才術甚疎無足稱道或當前時宜訓戒開扶使就成人之業至於諧言短韻無補於世不當置於齒牙閒使人傳信葢俗浮易扇染而難回非惟損明府之雅鑒實亦媿

風化之一節也況提封之下千里而遠其間抱才行包道業者甚衆日希明府一言一顧以爲光價有未獲者蓋翹翹焉幸㑹異移意於彼以重所褒則蚩陋者甘心自屏安有所覬望哉所索崔處士墓銘承命不敢隱謹繕寫通上惶恐惶恐

上執政啓

近者被中宸之書叨工佐之命起於放廢仍獲便安是爲異恩曷勝感惕伏念某幼而向學長則多憂場屋十

年間闕四舉才叨科級連被凶艱血屬淪亡生理凋盡僅存殘息勉就小官還臺之初辱上公之薦給筆以試預道山之游素爲憂患之所叢遂以畏慎而成性言皆三復動必再思且晳邸之祀神緣常歲而爲會餕餘共享京局皆然竊謂前規有所未便起無名之率會不肖之徒且醵飲吏人豈如斥賣棄物鏰聚非類豈如宴集同僚更出私錢以助公費餘循舊貫先即上聞豈意謗誼臺中章徹宸極因猜嫌而生隙謂猥褻以當懲造謗

以動上聽持必以變朝論捽首就吏雖具獄而無他剌骨定刑終削籍而見棄素承清白之訓枉被盜賊之名近戚當塗陳寃無路徊徨去國舉動畏人儸爾羇旅之囚漂然江海之上出則鬼揶揄而見笑居則鵩閒暇以相窺不及蟲鼠之生僅與草木為伍三逢恩霈四换歲紀弗敢自述已分陸沈不圖特降命書復登仕版此蓋相公運斡元化翕張洪爐贊天地生育之徳布朝廷寛大之恩慮一物之失適萬物之宜顧惟擯斥之微亦預

甄陶之末謂誅意無害且論法太輕取宣尼覩過之言

酌春秋原情之義度此覺累漸而收效古人覩道上之

遺簪爲之泣涕匠者得溝中之斷木飾以青黄是爲不

忍遐遺有所倡勸誓固困窮之節上酬提品之私

薦王景仁啓

某啓某資雖顓庸心輒喜善豈緣世契上布公言某昨

任長垣縣有尉王景仁者性質惇淳所向通徹徇公之

外好學不倦才行卓越可以制事厲俗其文詞有梁唐

蕭統孤及之風雅尚退黙不高人以聲故沈頓賤仕未為位上者所引抜閣下服天子之命専按舉之職稟内之吏賢不肖得以進退之敢以斯人置於門下幸賜薦籍以為光寵足使列邑聞之竦然知勸亦閣下之所樂行也風威所臨洞鑒不隔安敢自任愚瞽上欺高明冀慤之誠幸冀采察不任激切之至

京兆求罷表

臣某言臣聞佐機命者以訏謨為先制兵鈐者以多算

爲勝蓋安危之所係當議論之必精茍異於斯故難全
度中謝昨者醜虜不庭齋壇命帥不能專閫外之事而
乃求幄中之謨遣吏入朝列章來上臣本以孤直誤叨
奬知久翳滯於外藩忽引拔於近列凡有所見未嘗不
言雖數被於沮傷且敢思於欺默報陛下非常之遇罄
下臣無隱之懷比者將以重兵深入賊境衆謂當爾臣
爲不然旣練閱未精又餉饋不足士不習山川之險阻
將不知巢穴之深淺臣兩在關中備見形勢旣虞調發

先㨶民心復慮覆軍愈增敵氣向去邉鄙卒難支持是
以悉心為圖瀝懇上白雖淵衷廣納未欲加罪於瞽言
而卑論弗臧安可尚居於厚位伏望皇帝陛下察其樸
拙曲爲哀矜俾出守於小邦或投置於散地進退有禮
在國體以誠宜言行無欺於臣心而自足叫閽斯切得
請是期臣無任祈天待命激切震懼之至

杜公讓官表

伏奉制書特授臣依前尚書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兼樞密使集賢殿大學士承命震懼精魄播越俯伏廷陛進退靡遑中謝臣聞朝廷之尊本乎擇吏使才者進拜拙者伏藏至於小官必當其任況乎丞相之位上鄰於國君命出納之所先生民休戚之所繫一失厥授衆罹其殃比於他官尤當精擇若臣者天資淺拙學無根柢叨竊廩食已將三紀心素知分得皆踰涯夙夜憂勞心膂耗竭早居侍從之列繼承屏翰之任尋被峻命入冠中臺出擁西雍之麾旋更大鹵之節雖極勤瘁

無補涓毫曁乎誤進樞庭久尸重柄故嘗屢拜懇牘乞
收殘骸敢煩淵衷恐失國體日企神聖之度下垂開可
之恩豈意便升鼎司復領舊職内懟枯朽之質重增負
冒之名伏望皇帝陛下念授受之至艱奮剛明之獨斷
收此成命別付偉人用適股肱之宜以增名器之重古
者搜於林藪下及屠釣不間微陋務求賢能要乎成功
不必次補況今近列不至乏才移於他人乃合公議剴
心瀝懇退俟俞音

杜公謝官表

兩貢露奏乞回命書省降玉音不諒血懇勉爾璽紱安敢爲榮切以宰相之任臣實知之蓋以師表外廷丹青萬務天下之所想望王者之所仰成上則調陰陽之慘舒外則鎮蠻夷之桀猾置大器於顛危之外納生民於仁壽之中必惟其人乃可致此是故峻其名數寵之等威黄閣黑幡葱珩赤紱或延登受策或御坐爲起是國之所委者大則禮之所屬也隆遇任既殊責望宜厚臣

立性褊直有不可移之資臨事迂疎必無能成之策塵污近輔貽誚多方績效不揚譏議上徹居常悚栗日俟竄投而陛下收臣於賤朽之中拔臣於毁謗之内以謂石慶老而彌謹趙禹孤而能立掩闕失而不問惟忠鯁之是稱屢於中闈親被盛指退自省閲但增震驚日月之光下燭於蔀室雲雷之澤遽發於枯荄雖至糜軀何報厚渥敢不盡疲駑之力宣寛大之恩絶纎介之私回講長久之利疚不敢惜死唯知自公茍晚節之或渝必

神明之所殛上陳天覽安敢空言

杜公求退第一表

昨於上春屢貢丹懇乞解重柄以收殘骸霈澤過優俞旨不下臨遣中侍甫降德音聞命震驚不敢煩瀆伏念臣才雖至下性本不欺交遊朋友之間必以誠信自守況於事主安敢妄言實以年近從心體素多病自忝魁任於今累年當萬務之煩爲天下之筦雖健才利刃猶或不支而皓髮羸軀安能集事當一人側席於上多士

建議於下臣若肆然自處默無所為清議不容素履將喪故嘗上犯天聽備寫血誠願踰誕聖之期以得退休之請金口曲加於奬慰玉色已形於開從伏望皇帝陛下霈成湯之至仁廓漢高之大度或假以近郡或畨之本班庶使自安以全殘息

第二表

近以露奏仰於上聰明旨下頒過推匆貳之任丹衷內切敢避再三之瀆徊徨失措啓處不寧臣本以孤生濫

塵上第踐履藩屏叨竊事權循分已逾被遇太厚不意便升近職復進樞司使預幄中之謨得聞天下之事憂太劇而疾作福既過而災生氣衰而步趨已艱齒蹫而語言不正陟降左右則常虞蹶踣議論政事則莫能開陳貽笑外夷醜顏多士而陛下容此衰癈掩其過失豈不念國之大計何必私臣之一身況今西有貪毒之羌北有桀傲之虜包藏凶計窺伺中朝當得猷難折衝之才制勝非常之士寘之近列可消姦謀臣也少不如人

老豈足任故非見險而止安敢容身而去但恐力不足而敗事死有責而堪羞伏望皇帝陛下垂閔螻蟻之誠下霈雲霓之澤免此劇任賜之殘骸以慈禄廪之優可待英豪之器休息老物是惟天地之常登拔俊賢實曰邦家之盛

第三表

近者沓貢囊奏願解劇權伏奉某日批荅未蒙俞旨者葵藿之心希照於白日螻蟻之意未動於上天惴然危

悰若集喬木臣粗知進退槩見古今危及滿而乃傾月既盈而當缺事有必至理無足疑故前志垂文以為懿戒後人仰止期無敗身臣久汚樞司絶無遠略萬鍾之禄私情之所愛三旌之位物理以難當必量力以自思敢妨賢而取禍下喧物議上累主知既交謫之四來雖全度而安可恭惟皇帝陛下以至仁覆物以普愛牧民豈令左右之臣不令終始之分敢緣大義不避縷陳據蔟弗遑裂肝以上祈回天照俯悉愚衷

第四表

伏蒙宸慈以臣累表乞罷重任復降批荅不允者懃忠莫奪量分甚明顧當行命之由再露由衷之請臣聞罔上者臣之大咎飾詐者士之醜議吏議為深舊章所禁臣器能甚薄名爵則崇旣陳必退之言義無復寢之理十目可畏羣聽至明無疾而抗言是名罔上懷祿而僞讓則為飾詐不惟受譏於世貽誚多方故當誅夷以戒姦慝臣實以量狹而位已過器重而力不任謨猷若斯

陛下所盡悉形骸如此衆人所共觀既非僥幸於此身切恐隳弛於衆務況陛下富有四海樂育羣才豈無他人可當此任伏望照臣至懇容臣必去則纖毫之恩不敢授内外之任無所擇仰干宸聽俯俟俞旨

第五表

四拜封章乞罷密職薦煩明詔未賜俞旨誠切意專不避瀆臣聞天生庶民愛惜至甚必立君長使之教育故土地之所產雨露之所生君得用之亦不可濫則必

分列名位以求賢能君出爵祿以養其臣臣竭才智以牧其衆故庶務交舉羣生安業天則報之以氣應錫之以瑞物苟異於此災害乃生故前志曰王者代天爵人不敢虛授雖是小官尚思精擇至於重任豈宜非才蓋天下治亂之所因國家安危之所係古今明效衆所共知早任外官粗免曠敗不思揆度實思進用以謂前世之陳迹可監本朝之故事可尋陛下以仁聖之資任遇無至顧太平易致風俗必移暨臣名入樞司復遷上列

數年之内百事無能關西之將帥覆亡京右之盜賊猖熾陷没士卒殺傷平民經歲之間不可勝計而又地屢震於定襄之野星相凌於天垣之内螟蝗交作水旱不調故北虜移割地之書西羌遣求幣之使朝廷卑屈辭意厚納金繒幣藏空虛誅斂煩費延寇讐於帷幄之内陷民吏於湯火之中尚如餧飼飢鷹豢養乳虎更開後患未可偷安皆由臣謀議弗臧職業不舉惕然内訟深愧初心若撻市朝如坐塗炭手足顛倒而罔知所措心

脊枯竭而莫能為謨敢玩歲時日倏譴謫雖陛下容之
如地發之欲生上天之鑒皎爾不可欺三聖之靈赫然
在其上豈使臣虛食生民之肝腦竊弄公朝之威柄必
有大禍將及私門設令臣族委溝壑命掛鋒鍔有利於
國敢愛此身但恐因循益成頹弊伏望皇帝陛下察此
廹切俯賜開可以兹重柄别授竒才必有魁卓之賢可
贊隆平之化恢復藝祖神宗之業追還咸平景德之風
君尊於朝民樂於下若未容臣去終無比功徒爾素餐

但塞賢路陛下若責臣無效堅以疾辭願正刑書放還
田里實爲優幸敢覬覦天高聽卑萬彚委成命臣不勝激
切屏營之至

蘇學士集卷十二

蘇學士集卷十三

宋　蘇舜欽　撰

粹隱堂記

天之生畜萬物紛綸渙散雖會四時之變而後成亦已衆矣必役之以人然後無所棄百工衆技機智纖悉海瀆之廣山谿之邃不能以自藏放乎其自然動乎其無知祕怪異類判然一出則必可羈括而就有爲是生之而不使廢於世也至於人也葢物之大者也而又自相

置次才者多不得其地皇皇於用者何哉此造物之意
不可以理通也故耿介剛直之士一不與細合則颺然
遠舉遁名匿迹惟恐有聞於人也惟儼者爲浮屠往來
京師三十年獨喜吾儒氏之書當年少時誦數百千言
經營世好嘗欲衣冠儒間搖撼當世取高位以開所蘊
知其聱牙不當平遂閉戶不踐外庭謝絕過從有不樂
見者雖貴勢不肯一接與語務爲異衆之行求棄於時
自置其室爲粹隱堂雖在穰穰大衆之中一室截然斗

清無纎喧微塵之可入所與往來相知言笑者不過三二人觀其議論使盡用其才故將有補於世今乃退縮没没以訖其身嗚呼其可傷也余謂造物之意不可理通者以此道之也

東京寶相禪院新建大悲殿記

京城之西南有佛廟曰寶相院中有層閣傑然以庇大像其像高數十百尺而閣又加是世傳隋大業中所爲蓋亦可信矣大業於今年祀雖逺閣與像甚完是必少

壞後人隨而葺之也國朝祥符中有詔葺之完矣天聖戊辰歳浮屠慶祥者又欲於閣之陰以鐵範像號大悲而又閣焉事㬥聞工上爲命入内押班江德明入内供奉官勾當御藥院德用入内高品鄧惟素三人往司之又詔有司給鐵及薪炭十餘萬斤明年夏五月慶祥卒德淮嗣之庚午秋始作巨冶大橐一鼓而就手目千數較無一闕侍衛跗坐嚴正森立如有神助陰爲之容雖刻繪之工所不能及明肅莊獻皇后崩閣廢不作已而

又命入内供奉官趙用志朱文用易閣以殿景祐元年
又罷之德淮隨懈自勑去衆以令智圓大師方益主之
三年入内都知王惟忠列章以白上旨可焉以諫官言
又罷之四年方益撾鼓以聞乃賜禁錢四百萬以入内
供奉官勾當御藥院張承吉入内黃門馮正已籍用之
踰年遂就予始聞之疑其久而後能成也及覩其閎豁
奥大然後歎息焉噫在昔聖人因人情而制禮也是故
宫室服用必有度上下等殺各安其分限而無流暴之

患此三代之所以為盛也自漢以下無制作幸而識其流風監以自足乎一世故頗亦有所放矣佛氏之教入中國當其無制之世其宫室服用之作隘者猶能上王者一等後世奉之益熾令民遠於三代而但見隋唐之事以為古可法奔於夸勝之境莫知其紀是以朝廷殺閣以室屋而又滯留久之而不亟為始於戊辰而訖於景祐戊寅十餘年間三以廢格是亦監而有意焉爾非中寺之贊方益之慤而事其事則烏能成之哉蓋欲識

其始以永於後故求予文琢於石云時慶歴二年四月五日記

并州新修永濟橋記

太原地括衆川而汾爲大控城扼闗與官亭民居相逼切每漲怒則汨潄沙壤秕步結反齧廉岸勢躁豪頗爲人憂今參政陳公前守是郡修巨防以障之乃西漸七廉反不復虞潰漏然而當數州之空孔音道傳遽商役日往來挑達不暇自朝廷置守餘五十年無梁構得以直捷流

悍且淺復不勝方涉以爲濟行者苦於涉久矣往往中道遇暴不善游則溺焉常歲秋冬之交陽曲誅民錢妄三百萬役農人不翅數千權爲徒杠猶號便利春則撤去以避奔衝蠹勞相繼觸寒瘃僵者十八九吏緣姦永民則甚病衆謂當然不可改革庚午歲天子輟諫議大夫張公領鎮亦既至止悉條政務訪覽物害者得闢斯欲興遠謀黙有成算遣牙吏奉譔助浮屠輩以諭郡中命行衆慁勇輸其有俾歸之縣官籍而領其事豪之碩

嗇者市語於人以謂邊氓驁之則急變生且礙詔句言寖淫滿道路間公所守益慦掣搖不觧未幾計其貲登徒杠三倍矣公曰可矣乃卜期少者獻力老者餽餉斬北山之材編連宛委塞川下流百選堅直竪以爲楹長踰六仞半植水下巨楝上偃密楯對走左右支翼神不可拔中並四軌直亘百丈人忘䟃𤸇周歲告就騰突軒延蔚若變化民請從市以落之綖竹歌謠舞手相交稚耋走趨既過復返賈販旁午以嗟以喜邑之叟用歌曰

汾流湯湯不復濡我裘裳汾流瀰瀰（武湜反）不復溺我攜提不死不弔我公之造予聞子產爲鄭以乘輿濟溱洧人孟子謂惠而不知政公之力是物也以佚道使民絕子產遠甚故予敢琢文於石以監後明道元年十一月十六日記

滄浪亭記

予以罪廢無所歸扁舟南遊旅於吳中始僦舍以處時盛夏蒸燠土居皆褊狹不能出氣思得高爽虛闢之地

以舒所懷不可得也一日過郡學東顧草樹鬱然崇阜廣水不類乎城中並水得微徑於雜花修竹之間東趨數百步有棄地縱廣合五六十尋三向皆水也杠之南其地益濶旁無民居左右皆林木相虧蔽訪諸舊老云錢氏有國近戚孫承右之池館也坳隆勝勢遺意尚存予愛而徘徊遂以錢四萬得之構亭北碕號滄浪焉前竹後水水之陽又竹無窮極澄川翠榦光影會合於軒戶之間尤與風月為相宜予時榜小舟幅巾以往至則

灑然忘其歸觴而浩歌踞而仰嘯野老不至魚鳥共樂形骸既適則神不煩觀聽無邪則道以明返思向之汩汩榮辱之場日與錙銖利害相磨戛隔此真趣不亦鄙哉噫情固動物耳情橫於内而性伏必外遇於物而後遣寓久則溺以爲當然非勝是而易之則悲而不開惟仕宦溺人爲至深古之才哲君子有一失而至於死者多矣是未知所以自勝之道予既廢而獲斯境安於冲曠不與衆驅因之復明乎内外失得之原沃然有得笑

閲萬古尚未能忘其所寓目用是以爲勝焉

蘇州洞庭山水月禪院記

予乙酉歲夏四月來居吳門始維舟即登靈巖之顛以望太湖俯視洞庭山嶄然特起霞雲采翠浮動於滄波之中予時據闌竦首精爽下墮欲乘清風跨落景以翱翔乎其間莫可得也自爾平居絅然思於一到惑於險説而未果行則常若有物膈塞於胸中是歲十月遂拾徐陳二君浮輕舟出横金口覩其洪川蕩潏萬頃一色

不知天地之大所能并容水程泝洄七十里而遠初宿社下踰日乃至入林屋洞陟毛公壇宿包山精舍又泛明月灣南望一山上摩蒼煙舟人指云此所謂縹緲峰也即岸步自松間出數里至峰下有佛廟號水月者閣殿甚古像設嚴煥旁有澄泉潔清甘涼極旱不枯不類他水梁大同四年始建佛寺至隋大業六年遂廢不存唐光化中有浮屠志勤者歷游四方至此愛而不能去復於舊址結廬誦經後因而屋之至數十百楹天祐四

年刺史曹珪以明月名其院勤老且死其徒嗣之迄今七世不絶國朝大中祥符初有詔又易今名予觀震澤受三江吞齧四郡之封其中山之名見圖志者七十有二惟洞庭稱雄其間地占三鄉戸率三千環四十里民俗真樸歴歳未甞有訴訟至於縣吏之庭下皆以樹桑梔甘柚爲常產每秋高霜餘丹苞朱實與長松茂樹相差間於巖壑間望之若圖繪金翠之可愛縹緲峰又居山之西北深遠處高聳出於衆山爲洞庭勝絶之境居

山之民已少事尚有歲時織紃樹蓺捕采之勞浮屠氏
本以清曠遠物事已出中國禮法之外復居湖山深遠
勝絶之地壤斷水懾人迹罕至數僧宴坐寂嘿於泉石
之間引而與語殊無纖介世俗間氣韻其視舒舒其行
于于豈上世之遺民者邪予生平病悶鬱塞至此喝然
破散無復餘矣反復身世惘然莫知但如蛻解俗骨傅
之羽翰飛出於八荒之外吁其快哉後三年其徒惠源
造予乞文識其居之廢興欣其見請攬筆直述且敘昔

遊之勝焉耳

處州照水堂記

括蒼郡署冠山之椒林壑蔽翳故當暑有蒸鬱之煩至者或神明不開則事務隳廢咸平初楊文公起凝霜閣下覽平曠得遥岑遠林之賞當時固已爲嘉處矣景祐中孫公元規以言事南遷移守此郡者政之始衆務畢舉乃歷訪雄勝之地以圖燕休又得西北隅絶巘之巔剗去叢薉化出異境溪山之勢奔放坌來始規地命名

詔徙他郡後更三守泯然不尋李君煞明之來剔剔隱滯綱條一新吏民曉然踰年甚便然後思有所以自適且將以風迹留遺乎後人景與意并止獲乎元規之地遂構廣廈且以照水題之廓豁虚明坐視千里雖甚盛暑灑然如秋有長溪者源自閩來趨過檻下前向南明山葢王平之舊隱也蒼峰古刹陰晴隱見又於東南創月軒稍却爲燕閣閣之右又爲風亭亭前啓軒曰夕霏是皆出於照水而出於斯意也華榱繚楯下上相煥易

去榛莽與政俱新蓋根於元規成於然明使元規之久則然明樂其成矣然明之去速則來者其謂斯何二君默契遂亡異趣是政之所起故自有予後先一日然明書來求予文其事予慨然東望神爽坐馳恨不能劇飲酣歌俯仰周覽於其上又不能具道其營建之勤山水之勝徒胸中耿耿終日有所思然明或能圖以爲貺使予對而銷憂尚可更發詠歌以足其未至者矣

浩然堂記

曽君將之杭官旅於蘇甞登于滄浪之亭覽景四顧慨然有棄紼冕相從之意予始未以其言爲信也君遂周訪城中物境之嘉者又得閶南之圃焉罄囊中所有日夜自營緝築堂其間取孟子養浩然之氣以命名一日會予於堂求予文以道其意予觀世之仕禄者奔趨竭蹷皇皇乎病日月之速亡須臾之閒以自放顧安肯棄其貲裝易清泠深僻之地而爲適也又將均其志慮包蓄誠意以自廣不亦庶乎君子之道哉至於環池以步

乘城以觀則竹樹江山之勝蕭然滿前表裏風物不可勝道至者其將自得之予但嘉名堂之意且能實其言故文以鑱於石

漣水軍新㵎記

古之障川有防豬庸遂列澮之法以既見於經也塢埭堤閼作棚樹栅之制見於舊史也然未聞爲㵎之説蓋精思者緣古而作興於近世通漕最爲便惜乎無所述焉被淮之邦襄賁爲之近有渠由郡（闕）東海尾受於淮

其間縣官立四場幹鹽榷茗歲轉數十百萬民有鱻鮪
蟹稻之饒以是舟相銜不絕淮口北走一里有埭以壅
渠每潮汐暴至乃可過並海長落甚駛而又石沙填潰
不可疏與淮等故多反壞以敗舟也至者必淹旬曠月
不得遽去或謂埭下切淮轄木爲之牐使渟滀啓閉相
潮上下則無復留行矣前人視習絕不置論司勲員外
郎劉君署郡之日竦然念之以地褊役大稍難之會轉
運使按部繼至令倡其利即時以聞上指可之於是規

括旁郡羨材冗兵興於慶歷三年二月丙午踰月而成

薪石一種之費不訬於民間東漢王景絶水立門去浚

渠之患號省費役猶以百億計當時增秩史氏與之今

三君之爲不勞於民而休於民事應古可紀表之宜無

媿也

送外弟王靖叙

古之達者皆發於羈苦餓寒蓋必極困而後起孔夷之

不試孟荀之譏屈平之竄管夷吾之窮且囚司馬遷之

刑揚雄王仲淹之亂皆坎壈埋廢不自平然後極心窮精以入乎道術之淵策書其言播灑與大師監於後世歷數千百年外道其名嫣然可暴炙人令貴人之胄以緹紈肥味澤厥身一無達者之困肆焉自以為勝物也習隨志遷安久質變不知誠性之日陷脫也雖瞬息言動戴威爵坐著位對之殗殗如在九泉之下吁可憫也外弟王君瞻叔者生相家未齔而官十歲而孤資性粹愿不羣戲弄好學少言若有所負今年如長安逆婦李

以歸索言爲别故敢告以古之逹者之爲無習安以盜性庶震揺乃心起聞於世以爲先榮則逹而求用之之榮不如不用之之逹之榮也子其懐也

送王緯赴選叙

王氏世居雍並郛善田數百頃開第當衢宏邃靚嚴精構琢椽釦之丹青前冠園圃嘉花美木奇石緐茂嵯峨實皆可賞地形窊隆以機激水上下環回無不通虛堂曲榭琴觴圖史雅具悉備中朝士大夫雖不識者亦寓

章句以道其勝奉親之餽腆而不煩營資身之術曠而不須設故可任化而無係陶然天壤間以足一世顧高軒大冕安可蕩於中邪然而之子處之拘拘乎未嘗自適也今日幸天子講盛禮即時俶裝走都下不畏道塗之苦庶得投牒吏部調巴閬邉徼九品一職官噫州縣之禄日百錢月廪脫粟兩斛晨夕趨郡將庭下與牛馬並走寒暑不避食息失時視前佚勞之狀設庸童必知之吾子舍彼而即是其亦有意焉爾予謂凡厥蓄康物

之才者雖湮沒負辱苟活而不恥雖靡衣鮮食宴安𠎝逸而不恃是皆思發其藴以糴衆者矣苟若是則小官何足羞其有以漸也

石曼卿詩集叙

詩之作與人生偕者也人函愉樂悲鬱之氣必舒於言能者財之傳於律故其流行無窮可以播而交鬼神也古之有天下者欲知風教之感氣俗之變乃設官采掇而監聽之由是弛張其務以足其所思故能長久長久

弊亂無由而生厥後官廢詩不傳在上者不復知民志之所嚮故政化煩悖治道亾矣嗚呼詩之於時蓋亦大物於文字尤爲古尚但作者才致鄙廹不揚不入其奥耳國家祥符中民風豫而泰操筆之士率以藻麗爲勝惟祕閣石曼卿與穆參軍伯長自任以古道作之文必經實不放於世而曼卿之詩又時震奇發秀蓋取古之所未至託諷物象之表警時鼓衆未嘗徒役雖能文者累數十百言不能卒其意獨以勁語蟠泊會而終於篇

而復氣橫意舉灑落章句之外學者不可尋其屏閾而依倚之其詩之豪者歟旻卿資性軒豁遇者輒詠前後所爲不可勝計其逸亾而存者才四百餘篇古律不畀并爲一帙旻卿一日觴予酒作而謂予曰子賢於文而又知詩能爲叙我詩乎予諾之因爲有作於篇前後觀者知詩之原于古至於用而已矣

送王規方叔序

天之生育於物運動不竭而無疾者氣一而已人生其

間百骸舉止營營有爲者亦氣也然有喜怒悲憂愛惡之情變以激其氣故滯逆悖亂失其經而不平由是疾痛生焉必當外假於物以養之養得其宜則無夭閼之患焉先王之制禮也以飲食夫婦之法爲之大故民未有不謹於禮而能安者此先王愛民之生也至矣今子自幼好學識所謂先王之禮典長而不飲酒不茹葷無嗣不再娶九年於兹果乎人之所難自是而不變反常好異以爲甚衆予甚嗟之而又聞善而聳見惡而惡未

能寂泊於天爲徒使其心氣鬱律不寧而無所輔養索索然趨乎病癘之場而不還欲其保天年而立事功其可得邪予惜夫親友不以禮義中庸之道勉之使移其堅緻之心以學聖人之業徒獎其所難以傷厥生吁可悲也予因其行而告之以破異僞之迷

符瑞

柳子厚作正符詩謂董仲舒司馬相如劉向揚雄班彪固皆推古瑞物以配受命其言類淫巫瞽史誑亂後代

不足知聖人立極之本堯舜禹湯文武皆以正德為受命之符至於陳大雹大虹巨迹白魚流火赤烏皆詭譎闊誕甚可羞也所言大槩如此夫天地漠然無所歸則皆說勝矣至神冥冥獨運而成功則吾將辨焉夫二曜五緯天地之精氣其本在下而大人統之出没錯行晝夜不渝赫然與國政相俯仰昧者視之習為常然聖人參考其順逆而自監焉故黄帝有神明之官唐堯有羲和之任舜之璇璣夏之清臺皆此道也故至治之世則

日星清明各用其行及夫政化蕩隳虐戕下民刑罰熾張頌聲寂寥則次躔告凶闕蝕陵昏水溢旱蝗青妖出焉是豈無尸之者乎蓋天不言以文象傳吉凶先儒爲之符聖人之興必有非常之物人弗能致者出焉以明有屬授若諄諄而告之非智力然也茍授而怠荒又下變異丁寧戒告以率之皆可名之符是天以吉凶之符付王者王者奉之不敢墜厥命故曰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唯聖人見異竦然引道德信惠以合之則

瑞物可保而有也伏羲之圖禹之九疇周文之騶虞皆是也故武王周公饗魚烏之瑞君臣祗恐動色相戒至於庸君覩之以爲德業已成懈於所修則雖瑞物化而爲妖孽矣鄭之龍魯之麟漢之白雉莽之黄犀是也苟逢凶而懼反躬自敕則孽可更而瑞也商之桑穀成王之大風宋景之熒惑從可知也嗚呼天人相交氣應混并𥨊然相關爲表裏其可誣哉若桑穀不出大風不作熒惑不亂則三國安得保有其永年乎周末謝其德帝

用降亂雖孔子生以聖而大命弗集於躬故有鳳鳥不至河不出圖之歎焉是上下相報雖桴鼓之應鐵炭之動不過也子厚謂受命不於天子其論孔子何爲栖栖旅人也予懼後世拘子厚之作棄天弗徵背大道以自任顛迷無從靡所法則有瑞弗恭見妖弗警故定是論焉

復辨

案復卦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

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王弼解云復者反本之謂天地以本爲心凡動息則静静非對動者也語息則默默非對語者也然則天地雖大富有萬物雷動風行運化萬變寂然至無是其本也故動息地中乃天地之心見矣予討其意而竊惑焉夫復也者以一陽始生而得名焉陽之始生則有蘖育萬物之意故彖曰復其見天地之心者是由陽生而見之也當羣陰隕剥極盡之際陰氣張

王漠然無有生生之兆則天地之心何見焉及夫剛長天行陽氣下震初九之爻布而造物之意萌則天地之心雖微而已顯矣若謂以本爲心寂然至無是其本則變化之功何有焉彖曰剛反動而順行又曰朋來又曰天行又曰剛長也安得謂寂然至無邪安得謂動息也象曰雷在地中復蓋雷者陽物也動物也今既名下地中則是有陽動之象也輔嗣昧舉卦之體乃以寂然至無爲復斯失之矣夫復者剛陽始萌陰物衰謝初包化

生之心潛而未運唯聖人知其太始而言之耳蓋神之所爲至精至變非聖人孰能見之然而地雖以生萬物爲心而萬物莫見其爲心之用是冥然無有經營之迹也故繫辭云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此之謂也及乎雷奮雨潤勾達甲坼其仁則著矣心則散而莫見矣是則蘊而妙用者之謂心行而成功者之謂仁在聖人則爲幾深及乎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則深與幾何有焉象曰后不省方者是先王察見天地造

物之心而法象之不親煩務不專以沈謀研慮將以鼓舞天下之民以行乎事業也若云靜其動止其行至於無事則失之遠矣又云冬至陰之復夏至陽之復何冬夏陰陽之不辨邪

杜誼孝子傳

台之黄巖有至行之士曰杜誼誼性敦篤不茍惟信義所在事父母極其孝其父剛狷獨不良於誼惴惴憂恐不自容竊伺顏色更端而進進則訶逐笞擊而後已曰

日如是而日益勤康定元年九月喪其母踰月又喪其父號慟晝夜不絶勺水不入者累日卜葬於仙邨之山下徒跣負土爲墳往來十餘里日渡塘淵泥氷没於骭雖大雨雪未嘗少止手足皸裂血流則以漆塗之每覆一畚必三繞墳號而後去如是者三年既葬遂築舍墓旁人往視之輒遣去日一飯不葷暮夜狼虎之迹交於廬側詛獨不恐明年吳越大水所在山皆發澤推巨石走十數里台山與他山爲高而水又至並山之民居廬

田墓畜牧漂壞者衆而獨不及誼邑人數千迹誼所為以詣郡郡為上聞天子下詔書奬慰賜帛予謂衆父嚴子孝人之常理又烏足道之哉後世寖薄乃有孝悌之舉又廢禮義之教不施於下為下者不相師友而道義榛焉所在泯泯無所取法率情放俗蕩軼不還時或有至焉者則蕭然無所依歸朝廷不用州縣忽不為念不為世人笑且非者幾希矣非自信至明者故亦自疑其所為而怠焉耳不若古之士大夫聞一善則稱道而標

舉之使爲善者不怠下流聳激而慕向有所信而取正焉越俗浮薄節行不堅務以華靡相馳逐誼生於今世而且又在越非至性安能趨就此行故非教之習之之至者矣非掌於世尚以酤榮利者矣使聞而慕效篤於親親者教自誼始余得實於台人故爲作傳以俟史氏之求

題杜子美别集後

杜甫本傳云有集六十卷今所存者才二十卷又未經

學者編輯古律錯亂前後不倫蓋不為近世所尚墜逸過半吁可痛閔也天聖末昌黎韓綜官華下於民間傳得號杜工部别集者凡五百篇予參以舊集削其同者餘三百篇景祐僑居長安於王緯主簿處又獲一集三本相從復擇得八十餘首皆豪邁哀頓非昔之攻詩者所能依倚以知亦出於斯人之胸中念其亾去尚多意必皆在人間但不落好事家未布耳今以所得雜録成一策題曰老杜别集俟尋購僅足當與舊本重編次之

又本傳云旅於耒陽永泰二年啗牛肉白酒一夕而卒此詩中乃有大歷三年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將適江陵之作及大歷五年追酬高蜀州見寄舊集亦大歷二年調玉燭之句是不卒於永泰史氏誤文也覽者無以此為異景祐三年十二月五日長安題

蘇學士集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蘇學士集卷十四至十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宋理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卜維吉

謄録監生臣劉本立

蘇學士集卷十四

宋 蘇舜欽 撰

先公墓志銘 并序

蘇鄴之附城昆吾受封而姓出焉其後周司寇忿生從食河内漢將軍建起杜陵武葬武功世遂名其籍隋唐之際多偉人六葉之内四至大丞相襲封邳許文憲公之曾孫傳素廣明亂以其孥避蜀生三子檢拯振孟還柏府仲以策擢官至容管經略使唐命革劉巖奄南海

獨完圉不與巖容民於今祠之李留爲銅山令即我先
公之高祖也先公諱耆字國老曾祖寓劒州司馬夫人
龔氏大父協中進士甲科任陵州判官孟氏朝京師譎
懷州司寇叅軍雍熙中名對授光禄寺丞知開封府兵
曹事累贈刑部侍郎太王母薛氏封河東郡太夫人皇
考易簡太平興國中首登進士第才十年遂叅大政贈
太師尚書令母崔氏封廣平郡太夫人公生七齡以父
任宣節校尉左千牛備身俄加振武副尉踰年大令甍

恩授通直郎祕書省正字未冠謁文正王公旦公器之以息女歸章聖帝即位改奉禮郎既冠舉進士時試條至嚴兩中優等廷校不得在高第詘所素志辭焉後一年以文奏御詔試玉堂賜及第東封轉大理評事從祀汾陰遷丞賜緋衣銀魚出知湖之烏程以文正公當國凡五載未嘗求代遷時吳越大水平原行舟既涸農盡以失畔訟公按籍收判質悉履邑田書而揭之狡豪宿隱擿以給下户失職者民樂興頌無復訴郡牧制置使

陳公堯叟薦充判官改殿中丞任終知開封縣既省政
惡民物之薄且多貴人善田宅操勢威豪奪無告一切
以法繩之皆帖帖俛首不敢相干犯因上書曰京師諸
夏本根宜爲化首今流風甚微臣竊恥之謹條七事以
聞還太常博士三司户部判官是歲以諫議大夫充契
丹國信使將行太夫人寢疾公露奏牢辭未報夫人棄
平居廷議以名業壯走不可易公哀慟感疾還上信幣
曰將死請遂改命終喪復除三司判官明年轉尚書祠

部員外郎知明州郡有湖號廣德古鍾水以漑旱唐李壞漏不補披爲田公復而浚之防四百里自是境無凶年郊慶緒階升朝奉大夫歸朝換度支充長寧接伴使旣又判戶部案召入考進士第復詔使契丹初出疆每舍必作詩山漠之險易水薦之美惡備然盡任歸而集上之人爭布誦出爲京西轉運使賜三品服就改兵部又加直集賢院踰年移使河東兩河薦下旱蝗所在艱食公案行屬部不專計利務以息民爲急汰冗兵罷非

業之作代之庚陳不能飼軍始廩者皆猖獗聚譟欲倉爲變有期矣公遽往焉列校先馬首以訴徐語之曰國之儲非久何以備凶若不食腐將誰食之爾見殍尸枕藉道上曾不得是而生耶命拘而鞭之以語箱其帥卒不敢動遷工部郎中藉田叙勲至上柱國移使陜西未落落守移來求粟賙其饑公計調二十萬斛輸焉察不可曰邉宜實之移中以自速固非謀也公曰臣民繫於君無内外忍知其垂死亡不可竒羸賑之他日茍無餽

期不諉君以是遂定景祐二年正月十有二日得疾藥禱偏及而不逮翌日夜漏下二刻終於位春秋四十九嗚呼哀哉以先公之德之才天資誠敏而不遐其年頓於中仕利不布天下使有志於時者嗟痛而隕涕也孫舜元等慟踊泣血扶衛我公之靈輿歸上都考龜筮得寶元二年十月二十七日之吉葬於開封縣宰輔鄉中書村之先域舜欽幼嘗戲祖母之几下聞語公初能言大令特愛之始令誦詩必自題之於果上踰時占數十

百篇果終不食八歲侍官韈下據鞍吟詠不廢編而置於褚中大令啓取視之駭其辭致前撫首而命以名又用是以字之明年惟大令喪至性過人號慟不絶聲行路為之哀傷公雅好觀書經史禪說手鈔者數千卷無不盡誦所著計録三篇開談録五卷次翰林志續文房四譜并文集二十卷並藏於家公六居内外計未嘗建言聚斂有語逸利者輒却之襟度軒豁不屑細務處事若不施慮其間無不妙當所至必尉薦才器未始案吏

雖無狀者能使謹前無犯患性鍾孝友喪太夫人體形
瘠枯杖而後能興每臨必絶以弟叟久没銓調上書乞
徹官出之嫁三孤姪匱所有資送不足又舉倍息錢必
豐後已平居晏晏以圖史自愉雖家無宿儲終不及資
産事兄壽終水部郎中二弟宿終大理評事叟終溧陽
令夫人雅尚惇素不喜與遊侈者相從專以孝承嚴姑
禮弼先公二十有八歲封太原縣君明年召見賜冠服
出入中掖進謁有規子舜元大理寺丞知開封府咸平

縣舜欽光祿主簿知長垣縣舜賓光祿主簿知太康縣俱登進士第得以藝升不爲家羞者葢積是訓厲使去怠傲而自進立女三人長適大理評事雍扶次適太常寺太祝韓維次幼孫十八淵渾注洞餘幼嗚呼昊天不弔下此酷凶尚賓賓徇禮經以嗣祭爲大苟延喘息不獲躬執杖屨侍於九原已至於今矣忍復以鄙略不倫之詞上識窀壙静念古人述先或以爲孝況斯言不敢誣傳可後信雖不足闡揚我先公之輝光庶盡人子之

志焉爾延此巨創綴之銘云

世之望兮於鑠嚴考清風再張兮立於稚妙學根源兮不務剽造次之言兮卒蟠於道擢節義以貫中兮誠精光而外照哀哉不隮高齡兮神於何而能勞瘁諸派兮攀靈基而莫叫號蒼蒼之高兮曷余家之不造心膾膈裂兮血下涂於野草罔隰外鞏兮浚渠旁繞哀哀我公之靈兮寧此佳兆

江寧府溧陽令蘇府君墓志銘 并序

季父諱叟字蟠叟先大令之少子免乳而大令甍既冠猶褐衣大中祥符初授太廟齋郎選岳州華容尉閬州閬中主簿陜府平陸令杭州録事參軍江寧府溧陽令所歷未嘗有過謫然數命少會知己者輒死竄不及薦天聖末先公任兵部員外郎嘗上書曰臣聞手足偏廢是謂篤疾人生之苦莫此爲甚臣有隱痛顧切如之天高聽卑伏暨垂閔臣先父早以才業擢列近輔未及強仕奄淪盛朝嘗有治民不令以遺札任子故臣之弟叟

冠爲白丁祥符行慶始補太廟齋郎自爾效官十有三
考蹉跌頹鬓涙𥁞寒餓賤位所束自拔無由每一疚中
如伏沈瘵臣今幸以年績例當改秩欲乞以所奉新恩
回授叟一京官伏望天皇厚閔哀閔此懷以聞格遂罷
之溧陽任終貧不能族歸寓家京口入選得疾力判試
不如格不得調氣益失衛結澀乘於胸胃不防飲溢於
膚絡之下血化而并既亟舟沿還家而終享年四十五
時景祐四年七月十日也嗟乎本朝執政子未有任銓

調者又何獨湮塞若是之久耶世皆悲憐之季父亦不甚痛嘗語人曰天地氣數差變不可一其間才而厄於無津則無可爲每出門逢者十人八九不吾過一二愈者爲足動哉故常放意杯酒不喜問關於進取之地娶周吳張三夫人皆無子女嫁陽翟主簿楊組以寶元二年十月二十七日歸葬開封縣宰輔鄉鳳池原先祖兆下銘云

神之司禍福是宜吾先力善季父何竒仆於賤仕雖世

之遺嗣覆而天豈神宜爲周號而冥其誰賴之噫吁已

而奈何乎哀思

亡妻鄭氏墓志銘

蘇舜欽之妻滎陽鄭氏其父屯田郎中諱希甫母天水

縣君趙氏生十四年而天水夫人歿又三年父喪又三

年歸於我甲戌歲予登第授光禄主簿知亳州蒙城歸

寧長安是年冬十月堂帖促之官一日泣相語曰子其

攜三子以往顧啚以侍姑嫜言寢布家人皆諭之曰凡

仕無留孥所以典闌中遂偕至官下才兩月皇天降禍得先君之凶訃即日衰絰與之西走晝夜奔號登頓食寢失節方妊以馬駭墜地者三傷左股焉起即強自支不肯少休曰早得一慟於舅之柩前遂死無恨若或殞滅重爲姑憂大甚爲不孝也三月十三日至於家是暮產一子疾起所傷七日而逝時景祐二年三月十六也哀哉堂有壽母室有乳癖藉以奉育遽失其助余時待盡於苫次退而又哭於室中亦血氣者非勉徇於禮爲

能勝而至是耶閒月火其櫬於萬年栖鳳原緘骨歸京師以年月日從於先域子曰泌一女幼銘曰

奄然不起怛然此止

內園使連州刺史知代州劉公墓志

公諱文質字士彬世占數於保州保塞縣曾祖延不仕祖昌後唐爲平州刺史幽薊壂田使者保塞皇家之故鄉也翼祖皇帝之在民間昌陰知其非常歸以息女今廟號簡穆皇后父審奇太祖創業之始倚以機事辟署

汜水關令未幾卒今贈左千牛衛大將軍母張氏封清河郡太夫人夫人出入中闈太宗嘗以鄉黨之舊賜予頗衆一日問其爲後者因以公名上之即特名爲供奉官寄班祗候入備宿衛雅以清慎自持上頗信嚮焉每外廷拜免必閒訪之公悉心謀論輒中旨時中人竇神福侍上顧謂曰文質朕之親舊言論有足佳者因以白金百斤賜之至道初將命二浙按察民事進黜郡縣吏數十人立得報可議者愜之歸授左藏庫副使後以久

任省闥上書願效死邊漠以報國寵上從容謂曰陪圖
議於中所報亦大庸非其人哉遂掩其奏不下踰年出
爲嵜嵐軍使俄改麟府兵馬鈐轄戎人犯順兵宿塞下
前後俘馘甚衆獲馬畜鎧甲之類慮一萬七千三百餘
凡賜金者三詔奬者五咸平中移知慶州權董涇原儀
渭四郡之兵時西虜竊入我境公蒐精甲兵百以乘其
鋒寮有礙詔縮恧不時給軍須者公乃竭私緡二十萬
以均分之士感慨增氣大破寇兵而還是歲充靈州清

遠軍監兵復與虜騎戰於枝子坪逐之絶漠而去璽書
褒諭有錦袍工金帶之賜移典涇州爲師臣楊瓊之二
寇陷清遠以逗遛謫南海遇恩放還起爲率府副率總
兩浙諸州兵甲移齊州封禪休宗命引兵邏護岳下遷
禮賓副使石隰沿邊都廵檢使又換秦州兵馬鈐轄公
自負築版率梟銳士進小落門寨開邊遠甚詔書嘉之
移知代州境與胡近我軍之芻牧者多爲誘掠返稱亡
命東還以儌賞公原其情爲之上論報得貫珠死者數

百輩轉内園使知邠州佐節度曹瑋出環州界築保障十餘處聚勁卒以壓虜衝迄今不敢犯除使持節連州刺史再知代郡天聖六年正月十六日寢疾終於位享年六十四賜賻甚厚權厝於并之佛廟公作牧訓戎更任者二十有四乘傳操命者又十二焉出處必盡風力著績較他將爲多能以義斷物以恵役衆所賞賚不可勝計輒施散未嘗理貲産性忠鯁嫉邪喜評刺無所避詘當塗忌之故官不大進章聖帝嘗詢及保塞之舊因

以簡穆事上聞又用宣祖太祖賜書函爲獻有詔編任
屬籍天禧中章聖初不豫公懇求賜對進議數刻大率
以慎任帷幄之臣爲意帝深嗟賞之今上在東宫凡五
以書賜令藏於家兄文裕終容州觀察使夫人李氏保
順軍節度使溥之女封隴西縣君生於公族慎淑有儀
撫育諸子嫡孽無異心禀年不遐没先於公子十五人
長曰涓早世曰湛侍禁閤門祗候曰渙屯田員外郎知
遂州曰渭蘇州吴江縣曰滬淳淵濬俱殿直曰汎沿潩

未仕曰沐泳泌源皆早卒女八人長適伊世昌次適髙
日宣次適田守徳次適李智寳次適王宥次適王豊二
皆夭屯田君髙逺有識度嘗上疏乞莊獻后歸政由奉
禮部擢拜右正言慶之所叢爲時聞人令自遼陽拜章
賜告之太原扶護公之靈輿歸京師以景祐五年八月
某日葬於雍丘縣百家邨之先域舉李夫人之櫬合祔
焉枉道出長垣求志於舜欽謹用筆以銘云
予嘗觀前史見王者之興其鄉黨故人有起耕販而取

將相世十數不絶者蓋其遇之之異耳今公才且逢勲舊較然不殊而位弗大權以歿何哉此古人所以委之於數也

處士崔君墓志

博陵崔籍初命理獄於涼將改葬其先君以聞得報遂來求志於舜欽先祖中令之夫人則駕部郎憲之女視籍之先君則異母弟故能詳焉謹案君博學善談經術魁曠豪爽人也年十八舉進士有司申籍其名上之中

令曁文正公丞相向公忠愍寇雷州雅與友善偕試於
庭中君文中格上指以年少時罷去其後中令連典貢
部君以親嫌不出應詔書羇遊山東十餘年再至都下
生平交游皆烜赫將相也往往託召終不肯一造其門
下又兩貢御前不中第執政憐之爲建言其輩數十百
人試以補武吏及期就席君感慨曰我素以卿猕自標
置一旦不偶返栖屑執筆求爲賤役不亦鄙乎乃廢卷
引去縱酒都市中極醉閒蕩徒步將出國南門方春大

臣賜宴苑中暮罷騶呼止君辟道側仰視之依然皆故人也不覺涕泣霑下因呼自名曰老朽不得志去國決不復仕矣諸公面之亟遣從吏謝以去已而私自嗟曰吾道辟之是已令日不圖爲貴人氏所賤也遂行買田築室於箕潁間窮堪輿圖緯風角推步佛氏道家書以至筆墨圖畫方藥種藝之事畢精焉間引農樵共飲醉輒酣歌起舞以自快絶不迹城市亦不道平昔所爲鄉人以處士名之如是數歲一夕無疾奄然逝矣年六十

有五時乾興元年秋八月也娶范魯公質之諸女早卒
今卜合葬於上都開封縣之某鄉邨用景祐丙子冬十
二月日封君諱遵用字藏器銘云
交游皆至輔相而卒不啇一命亦其命歟晚節用術藝
劇飲以收其心哀哉

太常博士宋仲達墓銘

宋君仲達諱武也占太原籍祖縉不仕父翰以謀勇稱
劉崇竊奄并汾署爲通進使太平興國四年天王平晉

君未冠侍朝中都寓於雝窮困篤學以文名兩京閒性方介遠舉嫉非義與人交有失必面直之襟抱軒闢好樹大節不顧當世常欲引手取卿相位景德元年舉進士首河南薦書明年登第授校書郎知江寧府溧陽縣滿調相州觀察推官今吏部侍郎知樞密院太原王公隨時任御史早與之遊復嘉其吏材白見改著作佐郎知越州山陰踰年轉祕書知英州遷太常博士通判同州同之郡將不謹法度其屬悉媚莫敢言君獨以理折

其衝不能遂行或先幾絶其孳萌以是事多沮逆少合君亦悒悒不自喜未幾感疾終官下年五十有六有子長矣郡將不事韋繫獄中私黠吏脅其孥娶焉子聞之號慟搶地遂以狂失心乃出之使逸去死於道義者竊緘君之骨藏之佛廟後十餘年天章待制王公沿以都轉運使陜西樞密太原公别而屬之曰予生平交游與宋仲達善不幸死之日其孥流離人所聞也交所以託死生令仲達之骨旅而不兆我則媿焉敢仗高義因此

行以求之且使𡨚魄九原示予不忘雅素也已而遇臨晉主簿顏太初之官過郡訪得之遂以禮葬於同之某縣某原君兩娶前弘農楊氏生一子亦卒君沒於天聖三年夏六月葬於景祐三年秋七月辛卯前葬期太原公自京師疏其族氏以函命能文者志其壙銘云

無子以似以藏以祭以直得交卒斂以義交予無靦於後世

屯田郎滎陽鄭公墓志

公諱希甫字源明其先帝乙元子微子啓之後武王封之睢陽其本出焉厲王之子友宣王封之鄭子孫因王命氏故又爲滎陽人於唐皆顯大照耀末世喪亂逃患往之巴蜀曾祖儀導江令祖遵朂歛州刺史父先壽奉禮郎知蓬州伏虞縣以公累贈尚書郎母李氏封隴西縣君初國兵西伐孟氏去國詔例遣來中都下遷湯陰主簿遂占數焉公六歲就學十二失父鞠於伯氏年甫十七業文有成郡吏薦之春官文入册得李夫人之凶

訃徒跣號呼越宿至於家既葬廬於墓側漁於菱易饌具以爲祭如是者三十年咸平詔士爲鄉族敦睦出中進士甲第調尉建陽七月獲山寇四十有二人郡將高其連奏署爲司理參軍長樂郡二婦爭產連年不決外臺移公鞫之一訊兩服姦僞大破𤸇免前官數人詔授大理丞知吉州龍泉縣二年移知康州轉殿中丞將代郡人上書留借特授太常博士復領郡事歸出知安利軍三年轉運使李士衡寇瑊第其治狀上之就換屯田

員外郎再任大中祥符八年夏四月暴雨十日不絕山洪客水鍾於河河弗勝兼任溢噎橫逆大決於凝陽公聞不俟駕自往謀露坐風雨中三日夜課塞物輸積如阜陵役卒夫獻力者數萬長茭巨楗剋期乃下湍泛不定若將墊溺公奔其上立大呼曰皇天降災吏之無狀也民何咎焉願以身障之激流及骭不動役民爭負薪石鎮遏翼公登於陸遂成堅防水怒亦殺仆跌而死者百餘人六月再決於魚池塞如之以功遷都官時宋亳

間積潦瀦民田數百千頃寇丞相凖上公名諂以便宜行相下鑿渠尾授於淮疏渫盡涸翊年得墾田號上上由是改職方知澤州天禧末河潰東郡令相國張公士遜知政事魯公宗道薦公知滑州一日行隄至台山水齧南岸岸道崩碰而常之百餘尺不已公祭以一盛即時浪折沙踊郡人頌公誠前官表城之東北隅以謀脩障公曰二道翼引猛不可中挫當彌其端柔其性就深故川使自習則庶可矣苟截奔衝以抑之沛然孰能禦

也乃從表西北山下未幾郡寮以私相訟黜官從公知
忻州公拜奏曰忻亦良郡恥予力役未施而又以罪去
重貽上憂願竟其效而後之官朝廷業已除降璽書褎
而遣之後卒如公畫而河平忻之邑民武鍾者嘗遇惡
少五輩乞食焉弗與告以日而誓殺之及期夜有他盜
過門鍾出詬且揮以刃不勝盜戕殺鍾及妻於室子踰
垣以逸白於官官往擒惡少則亾矣得之别邑劾而具
獄上公下之反覆七旬不斷官吏牢以讓公曰吾往以

五聽審一囚且無隘況於五者乎數日代郡得真盜官居三年入改屯田郎請老還漳州天聖五年夏五月十日終於西伯里之私第享年七十二以明年二月九日葬於湯陰縣伯樂原從先兆也夫人趙氏封天水縣君沒先於公子文甫中進士第終衛州判官三子曰昂昆昊一女歸於舜欽銘曰

鄭爲姓之著郎爲官之美少見稱於孝仕登最於治終老故鄉出處之分畢矣

歙州黟縣令朱君墓志銘

沛國朱處仁表臣少從予遊長又同登進士第表臣宦於楚予適越遇表臣喜語既且泣曰僕將葬祖父於真有期矣敢以銘煩於君其毋拒予諾之表臣遂狀其世維先君諱咸熙字某其先宣城人也曾祖訓唐末事李氏至歙州刺史生景勲弘毅尚氣節陰知世將有變遂從其孥山東占營丘生保衡少明孔氏尚書太平興國中登本科授冀州司理參軍再遷達州東鄉主簿時賊

順驂兩川鄰城不守邑令呂棄印以逸主簿獨閉壁堅守勢詘遇害時先君侍年才十三度不能力遂挺身脫賊刃下日夜踔數舍冒没於兇黨中變民居作蜀俚人語諜知官軍至開州趣出主帥前泣曰我東鄉主簿之子不幸父以賊死而家有母妹在青州相去數千里不能自通幸挈出死境使歸奉偏親以養惠施大矣帥哀憐之使騎於後賊平道華之渭南逢呂令居焉語曰汝父戕於難今汝幼又孤能至此以遇我天也山東道阻

當留無往必教育使汝成而後行可予從之呂令嘉其
謹強向學善視若諸子遂許以女妻之後六年同至都
下自論敕賜同學究出身時咸平三年冬十一月也還
家拜親喜極哀動乃侍奉赴調授濠州定遠主簿綿州
司法參軍博州司理濠州録事耀州淳化令五任十有
五年據法平直不撓未嘗過差然不肯悒納上官故無
有通薦者天禧三年秋罷官淳化因類刑書主司爲奏
御求補法寺吏未報得疾踰年弗平勉授歙州黟縣令

夏五月舟至宋疾甚歎曰吾出險艱得官以庇族潔躬奉法不敢以欺死固有命然子幼家無資何以奉母幸外舅官於泗可亟往以吾誠告之言畢而逝時五月朔也享年三十有九踰宿至泗遂槀葬於佛廟徙旅於真諸孤家白沙從呂舅之庇也夫人後君一年卒母李氏後三年亦歿四子長即處仁泗州判官監楚州次處約登進士甲科知南安軍上猶縣處中處厚皆天予見前人罹禍患雖奴辱折屈苟活而不自羞卒能奮起以成

勲名蓋獨慮其亾軀耳長官𭃄齒而遂合此術嗚呼賢哉向使如常童悲慕不能自引去徒血咒鋒於禍無所轉則家君死難之節不表而朱氏之祀殄矣今二子皆成名幹而有文采赫大門閭安可涯涘長官没踰二十年仁約以俸卜葬於真州某縣某鄉舉夫人以祔焉又復東鄉之䰟以大王母李氏合葬於兆之北中與厚又屬其旁以其年月日之吉也銘曰

東鄉死官忠節較然君脫咒難可以孝言命狹祿小世

嗟其賢二子是似此其曰天葬得吉壤岡趨水旋濯濯

靈魄安此萬年

蘇學士集卷十四

蘇學士集卷十五

宋　蘇舜欽　撰

太原郡太君王氏墓誌

太子少傅贈太子太保忠憲韓公繼室夫人王氏太尉文正公旦之長女也初文正公在重位夫人長矣久擇壻不偶日有盛族扳求而文正公輒却之時忠憲公初第上謁文正公一見遂有意以夫人歸焉族間譁然以謂韓氏世不甚顯大而上有親老且嚴又前夫人蒲氏

有子當教訓撫育於人情閒實難以夫人少爲族人所
寵愛願於大家著姓爲相宜文正公曰以吾女性孝而
淑賢必能盡力於夫族且其節行易以顯亦足見吾家
之法度焉族盛者驕惰恣放多以後事相誇逐是不喜
吾女之所向此非渠輩所曉知也遂以夫人歸韓氏果
能上承尊嫜奉忠憲公恂恂然舉動無一不中容禮者
撫蒲之生若己所出文正公每見必謂之曰爾遂能履
踐吾言出家人子所見使吾無所恨也忠憲爲殿中丞

封太原縣君及出守洋川留夫人寓外舍經時未嘗及
閫外惟文正公名然後見歳時族人出嬉夫人亦獨留
不往時諸子皆幼夫人課以詩書日使誦習文正覺名
入中闈賜冠服名通宮籍以時獻見夫人以謂因緣遺
恩又非從夫之寵每稱疾不行忠憲守青州急詔還臺
署中夜有聲若盜將發户者左右駭甚請呼邏卒入以
視夫人曰乃公不家而夜呼卒非便設有盜寧以畏死
卒不可呼也性本簡約所衣不過綈紵經歳未嘗有所

更製晚節尤以清澹自樂日誦浮屠氏書其治家不尚嚴厲而事皆密有條記忠憲教諸子甚嚴夫人内以慈愛撫之閒又勗以義理之説嘗曰乃父方正有法則爲世所知汝曹若不效之外人將以爲類我是彰我不德也其善訓如此忠憲爲御史知雜時卒於京師享年四十四天聖五年六月二十日也景祐郊祀追封太原郡太君初夫人之喪藁葬於國門之南佛廟後十七年忠憲甍諸孤遂舉夫人之櫬合祔於許之長社縣某鄉之

原以慶歷四年十一月五日之吉也所生男子七人曰綜太常博士集賢校大理評事曰絅太常寺太祝四登進士科皆有文聞於時京師士人論世子姓之盛者以韓氏為稱首非惟忠憲之訓肅嚴是亦夫人保育善誘之所致女六人長適端明殿學士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給事中李淑次早卒次適大理評事蘇舜賓次適太常寺太祝王盤二幼未嫁孫男十四人孫女十二人曾孫女一人其之皇妣為夫人之妹故能詳夫人之行焉今

又爲諸狐所託俾刻石納於壙中不敢誣飾爲之銘云

大理評事杜君墓誌

杜君叔温終於慶歷辛巳四月九日葬於慶歷甲申九月二日許州陽翟縣麥秀原即其地君始生十餘歲能通誦五經稍長學文精筆翰效杜子美作詩其勁峭嚴密指事泛情時時覓至絶處常恐以詩見名於世不肎數爲使之有年而不息可勝言邪性灑然峻拔少所與合然外甚謙煦喜評論終日亹亹不倦在平陽幕郡將

有率意放於治者君必以辯之雖老黠宿吏皆竦視莫
敢移其說天章吳安道祕閣石曼卿皆當世偉人奉詔
籍民兵於兩河獨延君計事君爲條其未便安者二公
歎息稱道之奄忽之前數月慨然棄官歸膝下嗚呼其
知命歟享年二十有五官至大理評事簽署建雄軍節
度判官事諱詵令樞密使吏部侍郎京兆公之長子娶
崔氏一子曰振秘書省校書郎予以叔温親而又以文
義相周旋辛巳春予病甚叔温來升牀執予手語言而

去予時爲病所毒不甚辨尚意已必死不復見叔温才三四日予稍間而聞叔温逝矣不覺震起一慟予病復作今予乃獨存而復恙每一念之令人悲酸况又見吾叔温大葬且復誌其平生可勝悲哉

奉禮郎杜君妻清河張氏墓文

婦氏張静而温承昻子文節孫十八齡婦杜訢睦族人孝所尊才三祀終長安後四載封秀原號慶歷直甲申秋季初實令辰地陽翟此寧魂淑而夭孰可論乳女一令

始言石鑱文誌沈魂

兩浙路轉運使司封郎中王公墓表

公諱雍字子肅世爲魏人自烈祖祐歷職中某始有第京師太尉文正魏國公遭時奮庸相章聖皇帝著在國史復此不書公即文正公之長子幼而悍懿不妄言笑以文正公任爲祕書省校書郎久之改大理評事時年已三十餘未始從政蓋文正公以清慎訓諸子而公亦恬於進取也文正公薨恩授光禄寺丞服除特授大理

寺丞俄又遷太子中允同判太府寺故無同皆異恩也乾興中榮國夫人憂終喪入對賜五品服勾當馬步軍專勾司嘗以疾聞兩宮命中貴人勞問將太醫以診視之改殿中丞通判鄭州代還召升陛占對甚久上嘉歎之擢爲郡牧判官累更主客金部司勲員外充開封府界提點踰年上計賜金紫判鹽鐵案寳元初升祠部郎中京西轉運使丁母永康郡太君張氏喪既闋再領鹽鐵又判理欠憑由司慶歷三年出爲淮南轉運按察使

賜對便坐上美公效官保家之才翌日特遷度支郎中
詔留不行尋判户部勾院明年又遷司封又明年春充
兩浙轉運按察使是歲秋七月甲子考終於錢塘之官
舍春秋五十八九月其子奉喪還都十月甲子葬於開
封縣大邉邨之先塋公生平仕宦所爲必罄風力未嘗
有一毫過差每改秩必抗章辭避若不勝任明道中府
界提點時歲旱蟲孽近甸艱食中出縑帛五十萬科賣
民間取貲以市粟公曰歲凶當發而斂民將不堪建議

封帛中爷易緡錢坐倉以糴衆以爲便明年隕雹殺桑縷蠶弗孳公又上白用所封之縑以充常賦俾民納鏹以代焉許西之頓固歲誅旁民出薪木五萬餘以繕斗門公命伐官堤之樹以足用民是以休又時有餘稅不能輸者吏甚急之公請對具述京師天下根本當休養豐息之今不蠲貸是趣其流亡也上悉從之郡吏有捕蝗而暍音謁死者公爲出賻給其家屬提薦才吏未嘗言按人當世號爲長者其任計省也以都下府藏主吏歲

輒一易往往匿其簿領用賂吏他局新至者視物之浩
繁弗能究知因循積十數任敗沒欺攘不可勝紀公奏
擇他官按籍以察其交承以故物之耗登吏之姦廉盡
可明不復如故時迄今以爲通制又天下嘗輸之貨郡
吏部至京府有司必巧訾以動之至有蕩產伏辟而不
能償之者公建言使定其麁濫逋欠之當理者令三司
本判官覆察面辨之遂絕其弊民有貸息錢户已絕而
籍不除有司閱籍責息不已及久年之逋皆錮其子孫

什保數百輩寒窶愁痛願以死償而未得公條陳其狀乞一切縱去朝廷從之公之區理事務窮姦恤隱如是者甚衆不可具道予自幼出入公之家接侍公之起居迨於今踰三十年其久且詳可知矣竊觀其舉動飲食皆有常度不妄評論莫見好惡終日高拱危坐冠服端整雖對近習未嘗有驕惰之色人或以事撓之終不愠見聞或語言皆郁然有條以慎靖仁厚爲之主作事有本末不尚詭銳久而必立自文正公薨後數年文靖公

入政府內外姻族之盛冠於當時公慤守家政以清約
先巳不爲浮侈墮其世法嗚呼其有常德之君子者歟
國朝丞相子稍有立雖無他才朝廷必擢之美官若公者
績效著白而雅意沖退復不喜緣家世親戚以取恩澤
故門闕計府沒於郎署士大夫爲之歎息焉公二弟沖
任太子贊善大夫而卒宇量閎厚偉人也素見任刑部
郎中知汝州剛峭善議論才敏過人臨事敢決無所屈
予謂資賦雖殊各得文正公之一體而公淵然澄泊議

者爲多二夫人皆先公沒前李氏大理卿湘之女後呂氏即文靖許國公之女也始封東平縣君許公薨進封安康郡君二子恰大理丞整太常寺太祝皆向學聞道久未可涯一女適殿中丞通判鄭州呂希傑公視予爲姊子公之亡予適在江外二弟以予知公之行驛求予文表於墓故爲直述以見世焉

大理評事程君墓誌銘

有以純孝篤行著於吳里中者聞程君焉親疾齋戒蔬

食以禱後因而不茹葷二十餘年幼喜酒病酲而母戒之自是終身不復飲既老得風痹之疾藥劑以有酒薦通行其力者家人白之君歎曰吾雖晚耄敢忘親言乎嗚呼食飲人欲之大君能因親之絶可謂純孝也歟里有駱生嘗以二寶帶密寄於君駱之死君即歸之其子不敢取又願分一以爲遺公曰欺死受貨非吾所能爲也族人離其貲産君悉不受惟受諸女之孤鞠養之長歸士人吴人好鮮食君獨戒殺又樂賑人急難不問疎

畧凡鄉閭冠昏喪祭之法多取中焉君必隨其豐約而
條處其事寠者或爲資給之每觀書史必擇仁厚之言
書於門牆以誦服焉卒之日鄉老皆爲之泣下斯可謂
之篤行也已君諱某字某於慶歷七年月日終于家壽
六十八曾祖某仕錢氏爲營田使祖某徙籍於蘇父某
皆高遯不仕夫人劉氏淵靜有法則奉承尊嫜接姻舊
莊順之色夙夜不絶於顔内族人稱美之君之懿行聞
於人夫人有助焉耳慶歷四年郊祀推恩以君爲大理

評事夫人爲彭城縣君用子封也夫人享年六十有五
先於君百日而終三子長某次某次師益太常博士知
南康軍才敏有聞所歷著治狀一女嫁桐廬令樂某孫
男女十七人以明年某月某日將合葬於蘇之某鄉太
常君與予同年登科授狀丏文以識其窆銘曰
士大夫可罔以名鄉人不可欺以行誠久乃著宜昌其
盛不在厥躬豈不有命壽弗夭閼嗣則淑令族尊理榮
乃終有慶刻文於窆從世所證

廣陵郡太君墓誌銘

慶歷六年秋七月刑部郎中知制誥趙公槩之壽母終於蘇之官舍踰月取涂於佛廟卜於明年某月某日之吉護神輿還南都祔先侍郎之墓公疏其族氏見屬爲文識諸壙云夫人姓高氏世居青州之益都祖輦後唐爲王府記室以詩名於時父某少喜孫吳兵法事楊光遠爲帳下吏陰知光遠有異志遂逸去後光遠以逆誅乃閒居不復出仕宦東人高之生二子及夫人每歎曰

此女若爲男子吾門户復何憂邪夫人幼敏悟聞人誦詩書一過耳盡記不忘性澹泊不衣組繡不喜茹葷初侍郎通判容州夫人歸焉典訓閫中事皆有條緒始封千乘縣君侍郎先娶張氏有男女六人夫人煦育教誘過於己之所出生四子長曰明允博學有器識李卽公也餘皆先夫人而亡侍郎既沒家資盡窶夫人每聞諸子之賓至必解衣爲貫酒脯使延之從容以講習道義故七子皆舉進士有聞於時公最幼自初能言夫人日

自課以書使調四聲作詩賦十七歲舉進士既孤二十四年公登甲科後三年爲著作郎直集賢院以恩封渤海縣太君又十年公知制誥拜章乞以一官及封爵食邑換夫人以郡封詔從爵邑之請自是遂爲著例進封廣陵郡時年八十一明年召中外親族當爲昏姻者爲處理辦給之又謂公曰爾當于近郡市居第以安族人及夏寢疾涉冬稍間因思食筍且曰可求補外南方地濕筍得早出也十二月公即屢削章詔守吳郡二月侍

夫人東下夏以霖晦卑濕感疾甚篤一日指旁室曰此可作孝堂弔者至爾哭于其處居喪之禮當然也後數日食飲如平時忽曰今日中元吾其逝矣俄即瞑目嗚呼夫人有子如是婦節母道爲時所師非以文而不朽也銘曰

少覺于家擇賢以歸賓祭潔恭壼儀輝輝寡居教子卒觀雄飛睦族周乏楮無兼衣先識遠鑒審如神蓍疾雖沈緜不考筮醫緒言洽洽事物盡宜琢文陰壤庶永後

禧

哀穆先生文并序

嗚呼穆伯長以明道元年夏客死于淮北道中友人蘇叔才子美作詩悼之遣人馳弔之痛夫道不光予又次其一二行以鑑于世爲文哀之先生字伯長名脩幼嗜書不事章句必求道之本原皆記士徒無意處孰評論之性剛峭喜于背俗不肯下與庸人小合願交者多固拒之議事堅明上下合古皆可録然好詆卿弼斥言時

病謹細後生晨聞之又獨爲古文其語深峭宏大羞爲禮部格詩賦咸平中舉進士得出身調泰州司理參軍牧守稱其才貳郡者惡之又嘗以言忤貳郡者守病告貳郡私黠吏使誣告先生賂具獄聚左證後召先生使衆參考之由是貶池州中道竄詣闕下叩登聞鼓稱寃會貳郡者死復受譴于朝後累恩得爲蔡州參軍先生自廢來讀書益勤爲文章益根柢于道然恥以文章有位以故困甚張文節守亳亳之士豪者作佛廟文節使

以騎召先生作記記成竟不竄士名士以白金五斤遺之曰枉先生之文願以此為壽又使周旋者曰士所以遺者乞載名于石圖不朽耳既而亟召士讓之投金庭下遂促裝去郡士謝之終不受常語人曰寧區區餬口為旅人終不為匪人辱吾文也天聖末丞相有欲置為學官者恥詣謁之竟不得常客京師南河邸中往往醉暮歸過地如不省持者邸人猶聞其誦吟喟歎聲因隙窺之則張燈危坐苦臏執卷亦出曙用是貧其資母喪

徒跣自負櫬成葬日誦孝經喪記未嘗覩佛書飯浮屠

氏也識者憐哀之或厚遺則必爲盜取去不然且病或

妻子卒後得柳子厚文刻之值售者甚少踰年積得百

緡一子輒死將還淮西道遇病氣結塞胸中不下遂卒

嘻吁天之厭文久矣先生竟以黜廢窮苦終其身顧其

道宜不容于今世然由賦數踦隻常罹兵賊惡少輩所

辱困其節行至死不變有孤懦且幼遺文散墜不收伯

長之道竟已矣乎初先生死梁堅自解以書走上黨遺

予欲訪其文俾予集序之去年赴京師歷問人終不復得一篇惟有任中正尚書家廟碑靜勝亭記徐生墓志蔡州塔記皆平昔所爲又不足成卷今舅氏守蔡近以書使存其家且求其所著文字未至間作文哀之道不勝于命命不會于時吁嗟先生竟胡爲

祭舅氏文

維年月日甥蘇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大舅按察郎中之靈某放廢於朝旅泊胥臺殊鄉寡知動成嫌

猜始未踰月舅以漕來連牽巨艘旆旌徘徊拜舅官亭
爵顏一開語言煦煦閔慰兼該處以行署拔于荊棘異
俗改眼雖然相陪曾不兩月遘茲凶災訃聞始至肝心
裂摧百感惻惻淋漓涙題慈幃之掩再更律灰觸事須
絶不能彊排惟吾舅親他親莫偕如母之存實慰此懷
不意忽奄孤心頓乖相閔令器朝家淑才不登年齡豈
天所差執牽西送長江之隈丹旐的的素帆皠皠死生
隔絶今又獨回致此薄奠庶將告哀尚饗

祭滕子京文

武功蘇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恭致祭于知府待制學士之靈惟靈稟之剛明精于義斷學有根柢才無涯岸往在諫列讜論侃侃屢觸權要卒就貶竄提兵窮邊策畫貫穿士奮樂死戎讋而散謗起南遂曾不慭歎改麾于吳忽此凶變人亡師保國失藩翰月然公庭屢奉談宴今哭而趨循視官斂光儀精爽爛爛如見無以宣哀是用酌薦靈其來下歆此微奠嗚呼哀哉尚饗

蘇學士集卷十五

蘇學士集卷十六

宋　蘇舜欽　撰

推誠保德功臣正奉大夫守太子少傅致仕上柱國開國公食邑三千三百戶食實封八百戶賜紫金魚袋贈太子太保韓公行狀

曾祖惟忠累贈太保曾祖母張氏江國夫人祖處均累贈太傅祖母李氏舒國夫人父保樞累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信國公母郭氏越國夫人繼母周氏吳國夫人

公諱某字宗魏其先世占鎮定府靈壽縣之籍皇考以明經游京師遂家焉公以咸平五年登進士第除大理評事知亳州永城縣其地舟車錯出號劇縣本縣吏部銓補令久不治始廷擇京師官宰之公既至刮劌宿滯去人所不便安者又爲興起其利未數月一邑驩然從之郡將皇甫選爲世吏師聞公治狀歎伏不能已又貽之書而稱美之自是他邑訴訟之不決者必屬公平處匈奴南牧章聖皇帝狩於澶淵太尉文正王公奏莞機

事犢章𡽪委一出公手景德二年外臺表公永城之勞改大理寺丞通判陳州尋移通判鄆州未幾信國棄養護喪歸上都服除通判許州再移於陳時郡界河決害民計其補塞費鉅萬公馳至其地集瀕河丁壯就伐薪藁親爲裁畫一物不取於民而堤復完堅又去郡數十里有羣寇大浮艦而下將刼旁邑公廉知之自部十餘卒夜掩至命匽河絶工流舉火伐鼓以疑之賊棄舟逃走盡束以付吏譚者伏其謀勇轉運使鄭文寶聞之走

檄會公于許既至歎曰急欲識公之面顏耳秩滿上祀汾陰恩遷殿中丞因進文十卷上覽之加賞欲召試文正公避嫌例除遠郡守特召見改太常博士知洋州郡有公校李甲者豪於里中誣其兄之子爲他姓賂里嫗之貌類者使奪以爲己子又醉其嫂以嫁之盡取其貲嫂流離歷訴於州及提刑轉運使每置對甲輒賂吏常掠使自誣服杖而去者前後十餘年公至復出訴察嫗色寃甚遂索舊牘視之皆未嘗引乳醫爲證一日盡召

其黨出乳醫示之甲遂伏辜母子復故八年遷屯田員外郎知相州時河北蝗旱轉運使因歲計覆不以實聞諸郡畏莫敢言公力抗章請蠲賦役州民賴以全活詔嘉獎焉郡伍伯誘民詐許以事禱主子舍者而陰受其賕公察知之盡捕繫獄表請御史推鞫獄成杖伍伯及同姦竄海島事雖驗白宰相與文正公有隙者言於上猶下遷公通判大明府時文節張公鎮魏薦公才中御史遂召爲殿中侍御史尋擢侍御史時淮浙蝗旱民飢

殍流散命公爲安撫所至賑廩囷蓄家罷諸役作舉良吏以牧養之合肥有陂可溉田久爲右姓專其利公決導以濟下户得以衣食者不可勝數未還上嘉其稱職除開封判官一日奏事畢趨出至屏外復召賜緋衣銀魚歲餘除河北轉運使詔蜀監定故丞相向公諸子分財丁崖州當國勢懾天下私所親諭公欲市向公長安華嚴別墅又諷其子從之公至其家面戒曰土田衣食之源不可棄故餘財盡均而華嚴獨存不以分由是忤

崖州意及赴河朔舊二使並移他道公先獨領其任會章聖御樓宴駕令上踐祚賞賚重沓常計不能支朝廷深以爲慮督責甚急又定州帥曹瑋威名素著得士卒心爲崖州所惡以大將軍貶萊州朝議憂其拒命逗撓爲變詔公馳驛收其兵柄崖州又欲緣此伺公隙以危法中之公從容優裕處之甚閒無不得其宜者覃恩改司封員外郎又加直史館天聖二年移知青州才數月召爲侍御史知雜事賜金紫三年判大理寺遷工部郎

中治臺雜幾二年時中丞闕久不補連鞫詔獄郡將有託所親納金于宰相文穆公又因牙吏審之公知執吏以聞詔付臺鞫焉郡將遂誣吏誤以聞所親之語達文穆欲滅其迹公平心窮治果郡將以疾懼𤸃求外從金未達而言漏文穆大怨之時都下有告急變者中貴人夜開禁門捕卒百餘人付臺公一訊情得悉釋其縛中貴人即付詔督促自以捕反者有功及文致獨坐告者誣罪誅之三司吏恭法歲課比不登公承詔劾前與議

者由丞相而下輕重有法用法持平不為權貴傾撓二宫稱歎時議難之俄兼知審官院四年授龍圖閣待制充北朝國信使副介匪人妄傳明肅皇太后旨于虜中寺人虜主問曰太后即有旨大使宜知公應曰本朝每遣使必謂之曰繼好之事傳示後世兩朝之臣毋相阻猜此乃平時戒使者語非欲達于北朝也虜主大喜即以語附公謝上時皆美公能以副介失辭更為恩好之意還掌貢舉又編近制敕公曉析條義衆皆咨而後定

仍乞以新書頒天下許所在條陳其不安者更之既而出知亳州未幾上以審刑案牘之繁召公領之公建言乞促日限以降斷敕及刑名當奏稟者亦乞裁定中典頒下自是無滯獄七年改兵部郎中同判吏部流内銓八年授樞密直學士知益州留侍郊祀乃行明道改元拜諫議大夫居益部二年值大旱薦飢力爲拯濟他郡流冗者歸焉故事每歲官糶粟六萬石與貧民公爲先常期增數以出之以故民不太乏久旱水涸苗枯且死

公詢舊老得九升江口決以溉田訖今利之又移上供物於他州不飢處將代郡人遮轉運使言願上白留公三年手詔敦奬既而有旨召公參知政事宰相以益部遠方不可亟還須代歸以拜事緩遂力援他人補之故公命中格及召還止授御史中丞充理檢使入對建言維戎二州地接羌夷秦隴商賈交易蕃部驅馬至永康軍場以賣盡熟山川𡰪險道路所出宜徙場境上以絶其覘覦兩川之意又奏疏言時務者五事上深加納之

景祐中楊尚二人以罪斥出掖庭公上章引古事爲戒杜其復入及依唐故事奏置御史裏行四員以廣言職馬季良在貶賂執政者求致仕遂遣家人撾登聞鼓命始下言事者以謂致仕所以優賢季良既以罪廢安可得詔共刻登聞吏不當通其奏公以謂事行不行在丞相府登聞吏無罪何所劾納敕不奉行上韙之議者以爲有體不踰年拜工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公以天下久承平武備不戒願與二府各列武臣才任將率者試

用之又乞纂兵法以授邊將上遂自集神武秘略頒焉嶺南蠻寇邊先時必自中發兵多不及事至是公奏置廣南東西路鈐轄司委以便宜專用土兵鎮守北兵不徙瘴癘之地而有以應猝夏賊稱藩日久歲遣人至京師貨易出入民間如家公深以爲不便請下詔推恩置館舍遣使接引官爲監其貨易若優待遠人者實羈防之也事既下會公參知政事不久且出不果行唃廝囉與元昊交兵廝囉來獻捷朝廷議加節制公獨以謂廝

囉之族俱籓臣縱不能諭令解仇又以獻捷加賞是激
元昊之怒而爲中國生患固執不可遂寢陝西轉運使
奏乞遷土兵内郡以省轉餉公不可曰此兵世爲邊人
樂自爲戰一旦徙去鄉里必怨不可用亦罷其議景祐
四年授參知政事亾謝之日召坐嘉歎西府之效尋遷
户部侍郎是歲定襄地大震星文見變公方在告力疾
入對爲上陳災異之端且虞夷狄内侮宜下詔求直言
消復之術上欣然從之有頃罷知政事改吏部侍郎知

應天府三年以西羌擾邉復授北備授公資政殿學士知成德軍入境在道中使齎手詔問攻守方畧公畫備禦之策甚詳延州陷没邉城中人誣以降敵朝廷發兵監其家公求對力辨戰俗甚苦無降屈之狀上意釋然去守兵或謂鎮定不當北衝改知澶州屬以控扼之計數以疾請便郡移亳州郡本多盜公始至諸邑日有剽刼民情騷然公爲設策刺取乃府大吏爲之囊橐以故益滋不敗容發卒盡捕得百餘人尸于市郡中震肅訖

公去不復有盜轉運使歲斂民力不堪遣牙校齎輕貨即地所有市之民不知有賦而軍須以給慶歷元年還尚書左丞拜章固讓有詔褒答明年請老授太子少傅致仕四年八月十五日薨于京師之里第享年七十三以其年某月葬于許州長杜縣嘉禾鄉之先塋公累階自將仕郎至正奉大夫勲自騎都尉至上柱國爵自伯至公疏封之寵三加焉公性方嚴質重雖笑言不妄每朝廷有大議論所持堅正形於顏色惟義所在不恤權

忌一發于言衆莫敢奪雖燕居未嘗見其惰容治家處身一以素約起微中至貴始終無少異者訓厲諸子綦然皆成立遇物以誠不爲外飾視人困厄必欲力之葬外親貧無窶者二家蔭孤藐不自振者四人使以禄奉其先祀公先夫人蒲氏追封安定郡太君也再取王氏進封太原郡太君相國文正公之女男八人長曰綱前水部員外郎次綜太常博士集賢校理次絳太子中允次繹次維次績太常寺太祝次緯大理評事次納太常

寺太祝女六人長適端明殿學士給事中李淑次早卒次適大理評事蘇舜賔次適太常寺太祝王盤二人幼未嫁孫男十三人長宗彦大理寺丞次宗道太常寺奉禮郎次宗古次宗哲宗師宗弼將作監主簿餘幼未名孫女十二人長適光禄寺丞李壽朋餘未嫁曽孫女一人舜欽于公族為仍親故稔公風烈敢録其實迹納于太常謹狀

朝奉大夫尚書度支郎中允天章閣待制知陜

州軍府事平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上護

軍賜紫金魚袋王公行狀

曾祖某左拾遺累贈太師尚書令魯國公祖某兵部侍郎累贈太師尚書令晉國公父某兵部郎中贈戶部尚書公諱質字子野其先占籍大名由晉公貴始居京師自幼好學不羣兒嬉太尉文正公即公之伯父祥符中爲大丞相廕公爲太常寺奉禮郎稍長向學益篤一日以所著獻于文正文正覽之驚嗟親爲作詩以美之改

大理丞尚未冠又以文聞奏御召試學士院考入進士第劉尚書筠在翰林與諸公交薦遂充館閣校勘轉中丞太常博士遷集賢校理改祠部員外郎時年始二十五風韻高灑喜辨論所交皆當世豪英未始敢以貴勢少年遇之俄丁尚書憂旅于南都與諸弟飯脫粟茹蔬至性孝睦旅無間言服除同判蘇州郡守黄公宗且前輩有才望任氣自雄長以公齒未壯初未甚禮公事之至恪雖被譏嘲絶不鯡應官事有未便者必乘閒以白

之不聽則力爲辨其枉直必于行而後已黄公初忿恨終感悟而加禮焉還朝賜緋魚改度支同判尚書刑部又判吏部南曹改司封知蔡州蔡之圭田頗瘠民歲輸租甚苦之公至郡悉蠲除不取俗舊祠吳元濟公曰安有逆醜而廟食者乎長吏不能革舊俗之濫民何觀焉於是毀元濟之像以狄梁公李太尉有功于唐而德及蔡人遂建二公之祠號雙廟率羣吏往拜祀之而轉祠部郎中召爲開封府推官公允雍時亦爲三司判官公

曰是皆劇職吾兄弟並命妨寒士之進遂懇辭之出知壽州郡素號多訟而邑所部送囚雖重辟往往偽竄其名以上公摘其濫姦擒邑吏坐鞭而黥之自是肅然又多豪姓五等之籍久廢每斂率無科吏以賂為輕重公將定其籍不關吏手吏竊相笑語曰是烏能周知吾民之産乎公一日會官吏坐府中自為檄召隱豪而諭之皆稽首歎服餘之登耗纖悉無差一府震駭號為神明又移廬州巨盜張雄殺其黨并所貲而逋邏者獲之公

以法誅之牘下大理法官引近詔盜殺其徒者原之雄不當死吏當坐罪公曰法所以戢姦而斷實原情今雄本罪當死而又殺人以取貲既非自首而捕得之盜無悛惡之狀法無破姦之術疏三上不省公曰吾不勝法吏矣又上疏自劾願不坐羣吏又不聽願自爲首乃聽遂左降監舒州靈仙觀他吏得減一等公襟上高爽有仙風道格日與二三逸人放意於江山之間笑歌盤嬉灑然得方外之趣夙有羸病欒劑未嘗去手既至舒數

月而舊疾頗愈因採古今練形攝生之術著寶元總錄一百卷逾年令資政殿學士給事中韓公琦知審刑院上言前法頗濫因申明舊制請盜殺其徒者不首不原朝廷從之如公往者之議又令資政殿大學士鄭公戩翰林侍讀學士葉公清臣皆薦公才可大用而以非辜久黜遂起知泰州歲中改度支郎中入朝授荆湖北路轉運使賜三品服自西方用武領是職者務先掊下以為事事爭以羨餘為名貢于朝以助軍需其實誅于民

也朝廷往往擢之好官號爲稱職公深嫉之常賦之外無一毫横斂逺民頼焉當公弼爲資政殿學士常帶史館脩撰平生未嘗識公面而素慕之薦公有賢業而恬不喜進願召還代脩撰從之又命同判吏部流内銓俄拜天章閣待制是時上方登用俊良剗革夙弊公雍容侍從之列以清風峻節爲一時所畏或以公少所獻納爲議者君子謂使子野于朝雖恬然不言士大夫仰其風采亦當競廉讓而忘鄙俗之心焉爲吏部未一歲號

爲稱職嘗謂同列曰官局之設若權衡然險者妄自高下非器之弊也茍遇物持平輕重判然于中矣故貴豪者毋偉請孤遠者毋廢勞老吏手束脅息不敢揺動其法州縣巧黠吏有以賄得舉者於格當遷公廉知之遂爲銮啓使使從中罷者甚衆俄出知陜州才一年寢疾慶歴五年終于官舍享年四十有五累階爲朝奉大夫勲爲上護軍爵平晉縣開國男公少以師禮事楊文公億文公深器之嘗以書譽于劉翰林曰子野英妙不衒

文干進當世佳士也又以公詩句手寫扇工衆爭玩之由是名稱益大公剛峭介潔而性仁厚果于義斷論者謂有烈祖之風操靜退不喜進趨或與公同在館閣者皆去爲達官當塗教誘公終不爲屈以是益不見用公亦自適無所憾朝議嗟之公有女當嫁遂求廬州例得裝錢二十萬將以爲資送執政者諭意欲公往謁之公終不往遂不得公謫官靈仙至窘匱乃舉族蔬食數年未嘗食肉每得俸入輙厚享賔客數日而竭公年三十

入爲尚書郎每授命則惕然驚悸曰吾先君壽六十有八終于省郎吾今亦已老矣性純孝每道先君事則雱然泣下公弟素自淮南按察使被召帥涇原命下之日公通夕不寐召諸子謂曰吾弟母老且病子至幼詎可以禦戎窮邊乎吾無親憂而汝輩長矣明日遂上言乞留素而自代願死節以報國弗從又命其子規曰朝廷不免吾弟之行吾所憂也汝其往侍無怠焉公特愛於規其以多病未嘗使離膝下又幼弟端力學勤官十餘

年未出州縣公當遷官拜章乞端召試遂賜進士出身公智識閎遠善譚名理雖庸人之善終身不忘爲郡先化導不尚威罰主漕荆南也嘗權府事有媪訴其婦之見逐無所歸公召而詰之婦曰舅姑亡姑即嫁去既窮而歸奉養甚謹後取去金又嫁今復窮而歸故不敢舍公曰姑雖不良獨不念若夫邪又謂其婦之子曰爾母薄于姑爾獨不念父邪遂切責媪諭以改行又取家人之衣以衣之與婦孫稟粟使以歸養於是皆感泣而去

孝愛如初大凡民有犯法詆欺者雖末事必竟過誤雖
大必貸之或良頑共罪頑雖辭勝若真可信者公必直
指其隱善惡立決衆伏其明所至横猾屏迹畏公之明
不敢犯外臺非其人多暴斂于民者公悉不承命與之
講辨或不決聞之于朝每多見從故數爲惡吏摘事以
中公亦浩然不校然不能害公治家嚴明有法度以道
義訓子弟初文正爲中書舍人家至窶與昆弟貸息錢
約違期以所乘之馬償之公閲書得券召子弟而示之

曰此吾家清風爾曹當毋忘此事又得顔魯公爲尚書時乞米于李大夫墨帖親摹于石遍遺親友公喜士好施凡遇人危急平生仇惡皆一視若己未嘗問家有無唯聚書數千卷古琴數張出處未嘗舍去公既卒陝人哀哭塞道朝野無賢愚皆相弔出涕家貧柩不能還先塋朋舊在要官者皆力之遂得還京師嘗語人曰吾思世故無所爲忽忽欲熟醉以死幸矣屢以後事屬家人且笑曰人世一吷耳安可久期哉公之生也以七月二

十六日亦以是日而亡娶周氏封褒信縣君故禮部侍郎起之女男三人曰岦將作監主簿曰規前明州奉化縣主簿曰復將作監主簿女二人長適太常寺太祝范純仁資政殿學士仲淹之子次尚幼謹狀

蘇學士集卷十六